



文游書翰
元



交游書翰引



余生也顛塞於人世罔所短長惟慙人貞士中心好之若
啖膾飲醴鑿寐弗能釋也諸君子亦以臭味之同頗仰契
合居而相離則思思而不置則有贈有訊有答歷禩旣久
充滿篋笥顧去住靡定放佚頗多其存者不過十之一二
爾矣中間推風雅之宗工標藝林之赤幟謂可方駕古人
照映來慙知為過情之譽主臣避席而不敢當其言閭隘
門邃虎豹關深颺竈掩其光明謠詠替乎貞女至使明堂
之材淪為溝中之斷鐘呂之懸等為瓦缶之儔斯則同志
之私悼而非余中之所怛也於乎知希之貴河上寶之五
漿之饋列子迴車余真大幸也已顧諸君子引掖之德則

有川長而嶽峙者莫之可誼也爰刻之家塾以詔我後之人豈徒以其文而已乎

皇明萬曆三年歲次乙亥秋七月朔日東沙山人張時徹撰

交游書翰

第一冊

羅欽順秦和人號整庵

周用吳江人號白川

嚴嵩分宜人號介溪

湛若水增城人號甘泉

聞淵勤人號石塘

顧應祥長興人號箬溪

歐陽鐸泰和人號石江

屠僑鄞人號東洲

劉夔襄垣人號黃巖

費竄鉛山人號鐘石

楊慎新都人號升庵

鄒守益安福人號東郭

高第綿州人號瓦屋

應大猷臨海人號容庵

熊浹南昌人號北源

聶豹永豐人號雙江

陳良謨安吉人號棟塘

胡宗明績溪人號瓶山

王鳳靈莆田人號筆峯

王廷陳黃岡人號夢澤

張岳惠安人號淨峯

齊之鸞按察使人字瑞卿

陳迥武進人號省庵

戴賢鄞人號東石

柴經鄞人號松洲

王邦瑞宜陽人號鳳林

張治茶陵人號龍湖

陳講遂寧人號中川

李默建安人號古冲

余承勛青神人號方池

王積太倉人號虛齋

江汝璧貴溪人號貞齋

陸銓鄞人號石谿

陸鈇鄞人號少石

揚言鄞人號後江

交游書翰卷之一

羅欽順

頃辱惠書之便，又稽裁謝。茲又承教札垂貺，山林老朽不知何以得此於左右也。感佩高誼，何日忘之。恭諭憲節所臨，政教兼舉，公明嚴恕，士心愜服，所以增重斯文者多矣。生誠喜誠慰，但聞閱卷率至夜分，固精力有餘，亦宜保愛。任重致遠，其道固如是也。申復草草，伏希照察。小孫粗習章句，誤蒙與進，要痛加鞭策，無忝於門墻爾。不宣。

周用

近辱三月九日華札，節鉞蒞蜀，經畫戎事，一中機會，至於推任總兵，何卿一端當坐獲成筭，用知卿于二十年之

前是月出京之日始識其人慨慷練達具如所聞若彼與沈希儀者於蜀中廣右素有威聲近年當事者易置失所沮喪實多卿今得手援且以平昔具諸奏牘期以開府建節保此西土彼將樂為効死矣何者卿方以節制為過慮得此又將釋然卷甲而趨矣用於執事馳嚮有年率爾覲縷知能相諒不待傾蓋也餘更冀為雅望加愛

嚴嵩

承差龐興邦毛麟兩次齎到緘記嘉拜感藏頃西南番峒之夷屢騰臺疏籌畫深勞茲者已聞有克捷之奏恭惟明公文事武功兼濟其美儒者之用顯白輝耀士林所共慶也人去敬附鄙忱未閒惟加愛不具

日車從寓京僅一晤而款敘諸禮不能盡蓋僕日夕供內直一切人事俱廢故舊入都皆省理莫及雖以執事年家契誼及留都省治之雅尚爾他可知矣乃蒙不以見罪貽之書問存記逾厚愧感彌深人回專此道鄙忱萬一為謝惟嶽伯具瞻跬步即入內臺伏冀倍攝以迓承天寵區區至祝不備

湛若水

都下會合草草為別於今歉然恭諭執事以文行表率江右江右之士風當為丕變往時尚高虛者宜就平實矣幸甚幸甚門生親戚之在江右者如吉安教授伍克剛玉山教諭李達元書來一一能道揚教化可徵也幸愈加振厲

以追復古德行道藝之懿斯文之慶也。遇良便燈下布此
試錄并新刻格物通前帙奉上左右少致遠懷不具。

聞淵

通日人來辱寄手翰足感不忘之意竊惟執事才器清雅
德學懋修天固欲大授而假此安閒之地以成之耳。可慶
可慶僕在此日有趨朝閱案之勞絕無涵養身心之益近
來每聞親故感傷之事心緒甚是不堪如汝成子華皆情
不能已者奈何奈何至於祿位之遲速自有定命亦置之
度外矣。恃知愛故道及之常甫在南雖盡心職業士論甚
協不久當遷轉惟勸其節勞可也。前此楊侍御去已嘗致
書茲不及別具希叱名道意人行勿迫草畧奉復伏惟鑒

察

去歲承差到京得執事八月十八日書一封內有副東未
及裁答復承十一月二十日華翰并別具二幅備悉尊意
以執事才識學行無忝厥官蒞任之初銳意整頓蓋欲成
就人才以舉職業奈人情樂寬縱而憚檢飭紛紛多口遂
騰播於京師矣言者不察遽形諸奏牘該部擬覆聽候改
調亦調停之意耳。執事聞此固不免於有言及觀奏稿辯
釋簡明僕與定齋計議但其人尚在本科或傍觀者從而
和之又增一番事矣不如止之為愈况所効於執事名節
無礙雖不辭辯亦可以此令其原封帶回也。然事久論定
當道必有所處大抵仕途進退得失自有定數前輩遭此

者亦多矣。顧名實無損。終當大用。年力操修。如執事者。豈止於是邪。願寬意以居之。茲因人便謹此奉復。匆匆不盡所言。惟冀諒察。

令姪來承寄手翰。足見厚情。且知大事。既襄孝情。已伸哀戚之懷。亦宜少殺。古人有云。先王制禮。不敢過焉。願執事抑情從制。以圖大孝。况才望素隆。釋服之後。即當大拜矣。甬川恒以親老。不得南遷為念。今因考滿陞禮卿。仍掌府事。公論允諧。而令嫂太夫人康強無恙。此亦天佑善人之驗也。人便謹此奉復。匆匆不盡所言。惟冀情諒不宣。

顧應祥

別又忽得陳子賡華札詩教。喜而欲狂。老朽處散為宜。尚

恨見幾不早耳。執事英年大才。正宜弘濟時艱。而乃退居林野。何耶。來諭謂巖穴之夫。以攘尤遠。詎為樂。是固然矣。但賤子所居。雖在林下。亦有不得樂者。年年加賦。秋糧又加夏稅。又加薄田三頃。而納糧四十兩有餘米。又在外徵者。未必完。完者未必解。解者亦無下落。有司惟通賄要路。求陞。暇則終日飲酒為樂。與百姓全無相關。無以士風日趨污下。賤子惟閉門杜口。翻閱陳編而已。不意衰年見此境界也。執事正人。故敢放言。諒不見罪。一江之隔。不克會面。臨楮悵然。

歐陽鐸

自文旆去。敝省已十年矣。吾鄉士子。益思左右。而不可得。

而當時變亂是非之人亦自愧悔無及乃知秉以至公者
可要諸後彼迎合人情取一時虛譽者竟安在哉况微執
事力回文體則數科春闈黜落者必多後輩何以從天下
士以希尺寸之效耶今左右已晉右轄行將柄用斯文之
慶愈上愈大願益保愛以慰瞻企爾川致手教厚貺感荷
不棄尚容嗣布

別來又十稔矣中間嘗附書奉候莫計沉浮自執事者以
讒移然吾鄉文體却因一變華而不詭以漸還古雅不埃
逾年而論定于今則翕如已僕淺陋猥承茲任夙夜惶懼
罔知攸濟近與諸司講求賦役粗為畫一非敢偏右小民
而為大戶者驟失便宜反給言加糧結有力者為之宣布
豈其然乎書冊揭帖聊摘附覽中有不可者萬惟批示庶
僕不遂其愆益見君子愛人以德至懇至懇相見何日臨
楮惘然伏惟台照不悉

屠僑

執事才高志遠明睿出群不啻云吾明人物誠士林之望
也得侍教已及朞月深慰素懷又每辱不鄙推置愚腹者
甚多奈何緣分淺薄又有此役隔遠茅塞之病當復舊矣
可如何愚性簡拙與人無機應之巧事惟循常責實尚不
能秩秩就緒得罪失職過尤必多來後益有不可掩者矣
惟執事過愛倍它僚幸為指示教戒庶可以知過而省引
謝於萬一也三峯公到任後事體必煥然一新又才行卓

卓非生齷齪者比荒陋之踪跡益有賴矣豐五溪老先生
已有啓見間更乞道謝一二棟塘亭村鳳泉秋山鄉誼多
愛會中亦乞叱名萬萬情有欲達者臨楮多塞滯容候別
便不一

劉夔

久缺音候中心如搗蓋以恒陽僻在一隅通乏良便坐此
得罪更復何言去歲甬川老先生處辱賜織衣無承佳惠
未得裁謝茲者復蒙翰教俯慰又兼美衣見惠盛德高情
其何以當深感深感緬惟老先生文章政事天下第一品
名流尚且奔走殊方用未盡才志與時左不肖謏薄得此
已為過望安敢他有希冀致遭誣搆亦事之常但過蒙獎

與珠玉賈賤由人之論非深有所得恐言未至此欽仰欽
仰別懷種種寸毫難悉况時值多事未罄欲言惟高明鑒
亮

費案

羽書飛捷知以番攻番蕩掃積妖用安疆境足見我公匡
濟弘猷出于尋常萬萬而以文飾吏尤足動人重瞳覽畢
下之黃扉皆惻然謂勲勩之大足蓋日前浮論况其論之
非實乎勘報者不過明公之迹爾心事固已先白矣稍待
數月便當入坐巖廊以究其蘊以福天下也先是戚戚在
懷莫之能釋及命下不覺豁然人心之公固如此矣非佞
非佞使者夏宗儒馳報吉音附此奉賀餘容嗣啓伏惟台

亮不宣

楊慎

小僕來承賜華札下問。洎新刻古書且承給以關文脚力之便。感義可勝言。家中弱子輩復承餘照。煦及盛德。貴于枯朽。高義薄乎雲天。豈直卑泰山。輕九鼎乎。中心藏之矣。走犬馬之齒。已踰六袞。淹痼之疾。縱衡四出。歸期溘溘。不可知矣。已求田問舍。為異域終焉之計。極承昔年溫泉信宿之愛。斯文未契之懷。敢露情赤爾。遣小僕回。為小豚子營婚事。兼取少許衣物藥餌。以充旅資。險程遠道。仍希賜一往來。關文人夫得六名。庶可省力。以達恃愛。不知僭分死罪。死罪惟是在。宥不宣。

專使下臨。教札遠及。好音懷於空谷。華袞褒於赭衣。侑以多儀。益沾盛愛。敢陳丹悃。以望清塵。不盡微衷。伏冀高鑒。憲節過安寧。重辱枉臨。荒寓比還。又承佳招。同宿溫泉。得接教言。實副素願。雖海涵地負。未易攀測。而咳唾之餘。所得亦多矣。豈直空谷足音邪。側聞從者啓行。在近不獲。再望清塵。忡悵無極。專此馳敬。外薄儀引忱。伏惟麾頓。為愛。

鄒守益

鹿峯先生處。寄簡奉候。諒得登徹矣。古之人見得吾性本體。故不以外物為欣戚。雖大行窮居。曾無加損。矧一官之移易乎。然別來公論日明。追思不諼馨香腥穢。有鼻者自能辨之。雖暫墮風邪者。又當復常。所謂直道三代信不誣。

也大兄諳練日熟道味當日永造次顛沛必於是者向辱
箴規未嘗敢忘謹為誓御誦之近來見得吾輩罪過尚是
自小自畫故東奔西鶩精神漏洩未有無以尚之之志方
與同志假館城北之宗福旦夕切蹉之庶幾不負師友之
訓高明新得其何以卹之趙太常北上草草奉啓春光日
鬯對時育物願言加愛以滋景福

王泉州致桃源道中佳教殊感道義之愛公議日鬯荐膺
顯陟擴其善于士民固君子之所喜也來諭乃有漸移野
性長抱憂悵之言古人見賓承祭叅前倚衡造次顛沛正
是就此保持願大兄日勗之近與淺齋諸兄切磋舉白沙
先生之詩曰巖前老樹藤纏殺路上橫枝竹掃低浩然之

氣本自剛大一為物撓將默奪而不自覺不纏不掃以超
于萬物非自愛其身者其誰任之高明素愛我者謹誦以
求教年來緝理舊學於貧賤患難自得處頗見意味南洲
瑤湖諸兄亦嘗以此慰之重辱垂誨敢不鞭策來使立候
草率布謝願言珍愛以光斯文

邂逅魯邦少寫離索繼而具候動定于楚則使輶又入汴
矣屏廢山中往來不易追憶夙誼恒用馳泝簡咨宏畧往
釐西土敷德申威用綏迪庶士庶民善類寔胥慶之安得
天假福星再慰我邦遐思乎年來卜行窩于石屋二洞之
間春秋勝日升衡嶽聚崇仙徘徊武功入梅陂以歷古城
儵然有棲遲樂饑之味惜不獲握手論心商榷新功邑侯

潘子璵伴歸蜀謹布候訊家緒一端奉上緇衣之敬何以
發藥藥其不逮

汪掌教回極道存問殊感故舊之愛王生仰赴在軒兄召
嘗寄簡以候易生寬為鄭憲伯所擇趨見庭下復此申訊
并以馳謝二生皆延至南都以訓兒輩今為有力者所奪
其能無介然乎向承教以敦德行正文體歸為諸生誦之
莫不感悟思奮益知秉彝之良無異三代其所以趨浮競
怪汨於俗而動於欲也得良師鼓其機而變化之其有不
不應乎何時得傾至教以藥荒廢願言加愛式光吾道
教鐸臨敝郡以病體未獲趨奉緒論相望百里懷跂可念
士習之不明久矣貪榮祿而不貪道義重文藝而不重行

檢相沿成俗粹未易變得大君子匡直輔翼風以動之使
洗濯舊習以漸漬于大猷吾道之至望也大田事極荷主
張學道愛人之訓諸生誦之無不感激冒炎蒸涉荆管任
勞任怨以求無負使令賴德宇之蔭漸就緒矣特類冊將
完校對方殷不及時早集以便編審則十月之交不免以
舊冊徵糧每圖之虛賦將及百兩積二百餘圖不啻萬金
而奸民猾胥仍食萬金之利矣欲望臺下俯矜民隱將督
丈諸生考畢先令各執其事曲加獎掖以堅其初心其趨
然嘉遜者以禮禮之使互相砥礪以濟艱大合邑二萬戶
之衆實預感之中間疑沮毀謗亦百分之一有不便其私
而怒者有媚其成而忌者亦有輕信而吠聲者然秉彝在

人又當自定天有顯道鑒戒不爽是緝緝者徒取不韙耳
夫甘苦之味亘古今一也當其惡寒發熱則甘苦易位然
明者視之正可憫憐今郡侯別駕節推諸君皆洞燭時弊
幸博詢而審斷之力疾奉啓不盡所懷惟日昭令德以光
斯文

邑博士歸辱貶教懇懇殊慰離索諸生受教而歸咸思去
故就新以勉求大道乃知君子之風真足以動物所憂者
未能服膺勿失耳法制詳明黜陟公當聽于下風竊自增
氣詩不云乎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
共之德神明且福之而况于人乎幸日懋遠猷以光吾道
病體尚未愈已入疏調理行南都以勘計得杜門靜養少

除苛毒而盜賊日熾鄉井流離凜然孤城幾無以自保當
道者曾無一檄之及命之不辰惟守正以俟之而已時行
道長至望惻然圖之力疾草率不盡瞻跋

教言垂訊無示西臯兄書置諸懷袖恍如面談用甫懋遠
二兄北上寄聲以謝未知得聚首否虛糧之害敝邑甚於
焚溺故哀訴于朝求丈量以拯之而惡其害已者猶肆疑
沮其間得憤峯諸君子力委危推府以任之始津津有更
生之望危君廉明聞甘泉先生之教博詢下問務臻于成
故山林之逸纓綉之彥咸願一志協力冒風雨踰險阻不
為利回不為勢壓賴天之福漸有成緒矣維是庠序諸友
辱在臺下得俯鑒衆情矜而允之督其勤瘁以為經久善

後之圖善類之交祝也。久欲具請聞文旌有行將發復止。子弼兄過省獲奉緒論。眷然有張主維持之意。是民之所欲高明已先得之矣。謹因公文輒布腹心。以為邦人請命執事肯辱裁之。亦厚生正德之機也。力疾草草。文旌東歸。士子甚失望。以往來之不易。無由馳候。眷言風誼饑渴。載思維是香穢在我。譽毀由人。君子正己之學。自當脫然無怨尤矣。聖門立教。只從自家性情上做工夫。故開卷之首曰說曰樂曰不愠。使學者自證自悟。愠則戚戚。說與樂則蕩蕩。蕩蕩戚戚之關。正吾輩所宜精察也。合并未期。臨風延佇。時惠瑤音。以慰離索。致齋先生聞有明農之興談及幸申瞻跋。

閩中兩貽教言。皆出自肝鬲。甚感知已之愛。非特察誼而已。棟塘兄聚首切磋。必深而三峯淺齋諸君子咸一時之選。所以協恭經綸以福八閩者。其在茲乎。敝邑久號難治。而松谿子厲精更化。甫及三月。士民訢訢感孚。有不能忘之思。乃知直道三代聖謨。不我欺。特在在上者所以風之耳。近答棟塘仕學合一之問。只在自家性情上理會。事上使下從前先後交左交右。即此是學。即此是仕。即此是修。已即此安。百姓要在對境不放過。方為得力。不淺高明。以為然否。前書隨隊風波之論。似以隱居勝於行義。莫是仕學尚未一否。便中幸不靳詳示之。友人近刻古本大學問。附以鄙見。謹寄上求正。合并未期。無任瞻慕。惟對時珍愛。

以介景福

竹墟公致五月既望教言殊感軫存且垂諭兒輩約華以
歸實非道誼世講之愛曷以及此聖門千言萬語只是要
學者從真實上用功故曰主忠信曰思誠進德修業博厚
高明更無別項塗轍大兄篤實光輝之學即是可驗矣敢
不交勉以無負厚望出處雖異致人世雖若流颺惟真實
一味便是行乎富貴貧賤貫乎三王百聖者何如何如敝
邦亢旱民不聊生得松谿子撫而教之可幸無虞而遽以
召去萬姓失望若獲彭山子以署之庶有瘳乎客方冗使
者立促不盡請教之懷惟為道珍愛以滋天休
蜀使至山中辱貶教貽惠具感故誼之渥海內故人存亡

顯晦交異而志行亦往往遷化誠如草亭簡中所慨乃終
始堅道義敦乂要使君有光輝矣兵荒否塞日勞飭厲關
堡恢復將士奮揚平日經畧少試可行雖在狂瀾當就安
流願積誠以需其濟所諭視民如傷從善如登自省自勗
朝夕皇皇古人明德親民之功正是須臾不離登山者必
升其巔傷已者必惜其膚世之臨深以為高割股以啖腹
者焉足語此乎山中得與同志緝理舊學而雙江南野師
泉念庵時切箴砭於收斂精華洗濯渣滓漸覺得力無許
多閒測度無許多難異同只一味戒懼勿離隨物順應裁
成輔相更無別捷徑何時一奉光霽細商新得燈下布復
不盡懷跂惟為道加愛以對帝休

第抱病山棲，久不克奉候門下第，罪極矣。往辱腆貺，及得芝園名集，山中日夕奉誦，如侍大雅之側，受教多矣。歲暮復承厚賜于家，新正小价，乃持以入山，盛德無已之愛，顧第何足以當。西向拜領，無任感慙之至。及開函復讀，說林益覺心醉。第乃仰而歎曰：自昔大家之所未有也。如辭命諫說諸篇，當與左氏國語爭雄長。至若全集序譜傳記諸作，使子長可作，亦當左次。今海內以文章稱者，不為無人。然多雜近代語，能有如公作者乎？間有之，亦未有如公若韓信用兵，多多益辦也。在唐如樊紹述著作，亦甚富矣。韓愈氏稱之曰多矣哉。古未有也。然後學病其艱深奇澁，使人讀之不能為句，是故其傳不永。惟公深于道德，涵養精純，而發之於文，其旨則六經，其下筆則遷固，未見有一字一句，作唐宋人語，亦未有艱深奇澁。如樊者，此豈易得哉。蓋公才性天亦有以厚畀之，而欲公振前古之遺響，以衍斯文於千載之下也。及熟復古詩樂府，第又歎之曰：是何其神契獨妙也。若使知詩者讀之，不告其為誰氏，孰不曰是漢魏之遺也。第嘗私論詩之作，惟比為難，興次之賦，不足言也。今觀公集中諸作，獨得比興之義，上契三百篇風人之旨，譬諸觀花玩玉，其可見者固花也，玉也，而其精神意象，則非泥於花與玉者之所能知也。近世學者，間或知之，而所作不逮，則才性限之也。嚴滄浪亦可謂善說詩矣。

人讀之不能為句，是故其傳不永。惟公深于道德，涵養精純，而發之於文，其旨則六經，其下筆則遷固，未見有一字一句，作唐宋人語，亦未有艱深奇澁。如樊者，此豈易得哉。蓋公才性天亦有以厚畀之，而欲公振前古之遺響，以衍斯文於千載之下也。及熟復古詩樂府，第又歎之曰：是何其神契獨妙也。若使知詩者讀之，不告其為誰氏，孰不曰是漢魏之遺也。第嘗私論詩之作，惟比為難，興次之賦，不足言也。今觀公集中諸作，獨得比興之義，上契三百篇風人之旨，譬諸觀花玩玉，其可見者固花也，玉也，而其精神意象，則非泥於花與玉者之所能知也。近世學者，間或知之，而所作不逮，則才性限之也。嚴滄浪亦可謂善說詩矣。

及觀其所作，則猶是宋人語爾，可不謂難乎？第於是益服公之不可及也。已第曩在白下，雖竊嚮往，而時以癖在聃竺，乃日夜讀二氏書，不及時聞雅教，今投諸丘園，稍擬向明之勤用，補夙昔之過，奈何衰病侵尋，拔依無地，所幸今日猶得大家名集讀之，以自私慰，尚不為門下棄人，亦可謂不負此生矣。第曷勝感激之至，山中得聞尊駕離省，直指氏羗之墟，仰惟公之經畧籌畫，可謂萬全親臨視師，而犒慰之懸，以重賞，旦夕大功成矣，尚容有以稱賀，先此馳价奉致謝悃，并奉候起居，不覺謬說豐豐，極是不揣伏乞台亮，幸甚。

第在昔白下時，得瞻望風儀，以消我鄙吝，比待罪于明仰

辱大作光壯，以振我惛蒙，顧第選奕不前，負教為甚，乃紆徐自度，入滇即投効，歸而連遭大故，病患侵凌，日趨于枯落，且地僻之便，莫克馳尺素一申，感謝之私，第罪極矣。幸茲當宁軫念遠人，授公節鉞來撫我西土，是惟我西土人之大幸，不獨第之素霑芳潤者為之喜躍而已。但第跡寄草莽，不敢率爾奉候，迺辱盛德，不即誅譴，賜問惓惓，兼以腆貺，逾于常禮，第何足以當拜領，不勝感慙之至。仰惟我公醇厚之養，博雅之學，經濟之才，在留都時已哀然繫海內之望，何迂遲至此，所謂備嘗機阱，第亦嘗竊聞之，而為之慨歎，世道洶湧如風波，然匪公其人，能免于汨沒爾耶？公贈江午坡文有云：貞女不悔于愆期，獨行不懼于衆。

訛蓋不徒言之實允蹈之矣今釋碧履坦固君子道長之時召真台衡以共圖弘濟之業措斯世于盤石之固當在旦夕爾矣但邇來西戎作難遠近騷然吾綿旱暵尤甚民饑且流牧之縮胸憊不是恤不能不上勤神慮拯斯民于煢焚之日也所喜兵糧已稍稍四集又聞疏用宿將將至以聽麾指百凡籌畫靡不周悉不日當盡殄凶殘用救寧我西土我西土之人不將大有攸賴哉第與田夫野老行當歌頌于畎畝之間不徒遙指雪山擊壤相慶曰乃今得公為重爾也第耿耿有懷未即面謁謹此先專小介奉狀稱賀門下外菲儀上瀆極知不自揣量倘不鄙拒第感激曷其有涯第頓首頓首

第分在田野不敢數數門下日者偶有所聞久不見報不知其云何或又謂我公將移節重變以俟代方欲遣人奉候乃有人自成都來者止抄有捷音一報得知天王聖明不以讒間錫典有加晉公大司馬行當在帝左右共濟時艱第不勝為世道慶彼讒人者抑何心哉海內人物如公者雖求諸古人亦不易得也乃亦橫被口語甚非第所能知也况海內之士孰不知公自入仕來苦節堅貞始終如一且蓋絕無可指摘者不知其人胡以為說蓋木美則蠹生名高則忌至在昔英賢鮮有免焉者矣又何怪于叔世澆訛往往為君子病哉我公識量玄遠諒亦弗以介意聊為采苓之舍旃暫慰北堂之倚望當不俟辨而白夫何傷

於日月乎但吾蜀方倚公為命遠舍之去方來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是故筑筑遺黎聞公之去罔不相向咨嗟瀼瀼下也第尤辱公愛教我惠我靡不周至殊愧無以報公西望焉勝邑邑茲恐仙舟滿發乃即山中為小詩外其薄儀奉將鄙敬匆匆草率仰冀不拒第方抱病蹒跚不克走送錦江之滸負德多矣皇恐皇恐死罪死罪倘荷矜亮則第不勝幸甚

應大猷

適拜教翰併惠大稿續集慰快慰快人咸知公之詩而不知其文知其文學而不知政事知其文章政事而不知其澤於道也大聖而文者莫如周公孔子卓乎如龍然不可

以走驟矣大賢而文者莫如孟子周子孟周之文豈惟主於載道而秦漢以來文之工者實莫踰焉而不害其載道其他稱大家者文之工未必如周孟而叛道者實多也公之詩若文工而且富四縱五橫而歸於衛道吾不知其於周孟何如其于秦漢以來諸大家何如也至謂文衰自韓始殆如匠者之構居室詩衰自杜始殆如庖人之克俎豆蓋為其蓄天機而工斧鑿實高世之見獨得之妙未可與俗耳聞也然究而言之文已衰于六朝至昌黎稍變而人多宗之則謂之始衰可也詩已衰于初唐至子美再振而人多宗之則謂之始衰可也亦公之責備賢者耳若所謂吐詞為經出言成章高論則繫辭之為文雅頌之為詩乃

大聖人作用與天地自然之文相似蓋自左氏司馬蘇李
輩已不足語此而可以責之韓杜乎哉又若陶淵明性情
瀟灑胸懷夷曠庶幾孔門曾點之流其於功名富貴直如
浮雲過太虛一切任情忘機而無所嬰其為詩亦直道性
情多質任而未嘗求工蓋人品甚高未可以詩人陳子昂
李太白輩例論也是故論韓杜者姑論其詩文而未可擬
諸聖賢之文論淵明者先論其人品而不必律以後世之
詩也再味公前後論說多主於任天真而削人偽真救時
頂門針矣敬服敬服恃道誼真切之愛漫書此附復併致
謝意更惟教之幸幸不具

熊浹

別又幸復接晤顧以倥偬未能款盡薄私為歉辱惠教并
副之嘉儀祇領無任感感恭審弭節湖藩道候貞豫楚人
蒙福將又不可言矣東南旱荒至連數省公私俱困誠有
難於為處者發賑蠲租近嘗屢言之計曹而猶不肯一破
常格行之地方之憂固將日深也已奈何奈何靜峰之缺
滿擬借重執事不意中格豈天固不使吾江西之民終被
大君子康濟休澤耶然霖雨舟楫以大慰天下蒼生之望
要亦不出旦晚也更復云云臨啓覩縷幸惟照亮萬萬

聶豹

仲夏吳門奉違道範斗山嚮注寤寐依依王光祿過蘇論
文節至止的耗恭惟風教所及知士心已洗濯向新矣僕

學未宜民行多取然兼以老親在堂未有一日之養而犬馬之齒駸駸向衰尚未有子三年之內五疏乞休屢為所司寢格扶病強顏再出視事愧負多矣茲因李龍岡行便草率附訊起居餘惟為道自玉不宣

歲前拜書貺并領新刻甚荷東南鼎沸留都動搖主上方切拊髀之歎廷望所屬無以踰公是雖情有未終權輕重為誄信自有金革例也去人急遽附訊極草畧幸亮幸亮

陳良謨

久不聞起居殊切向往適李友來共審尊候萬福慰浣良劇謨今年夏秋之交兩遭危疾幾至不起遠賴仁庇幸獲苟延然亦僅存視息耳矣去死不多客至若至親密友便

服一見不陪飲不送出門州官新蒞陞遷皆不及修謁餞別凡作問訊疏記口授孫子輩代書非敢倚老自倨衰頹之極爾形骸雖在世寔與世隔絕矣竊念不肖自束髮以至今日碌碌一生無所短長但一念不敢為非以重得罪名教天日可鑒也嗟嗟海內知己惟門下與竹墟二公而已身後之事當必累公所賴以不遽泯滅者此耳不識肯屑賜之否耶言念及此不覺楚楚神與俱往伏惟亮之二公情事相同故書辭不異亦老勸之故使在往年豈肯如此倘互見固可咲亦可憫也謨又拜言

陳生來承翰教郡志之賜自分衰耄日甚不惟雙眼昏花而志意衰颯每讀長篇文字輒欠伸思睡辱賜巨裘將謂

止可付兒曹以為傳家之寶。謨則不能領教矣。及展海防一篇心竊以為此邦國之大猷。今時之要務也。試讀之。疊疊萬餘言。自彼至此。萬餘里。自古至今。數千餘年。建置沿革。形勝輿圖。叛順撫勦。制馭得失。與夫近事殺戮死綬之臣。委曲詳盡。細大靡遺。至末簡數十行。則攻守之法。防禦之策。軍衛戍把水陸要害之處。數陳布置。歷歷如指掌。誠籌邊保邦千萬年長治之圖。嗟乎。經世之才。胸中百萬甲兵。顧置之閒散。而使尸祝代庖。舛也不已甚乎。雖然。孟子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後有當事者。作舍是其何以哉。至此頓覺老眼開明。頹志鼓動。一字千金。惠我多矣。第公然受之。畧無寸草酬。會如愧悚。何如愧悚。何

陳生鵠立告行孔函扶僊據案占授寒暄常語諸不遑及惟照亮為幸

陳生來辱佳章。妙染黃絹。幼婦真西施衣錦也。亟令裝軸懸之草堂。有客過逢。輒相視驚詫。何物踈耄有此重友。其為增光於謨者。奚啻屋宇間已也。愧感愧感。自恨伏處山中。煢煢寡與。僅一南苕。又不幸今春物故矣。良友凋謝。轉使車子傷如之。何其諸孤圖惟墓中之石。借重明公而屬謨。以狀請謨以南苕。平生相知最深者。莫公若也。當今鉅筆名家。足以信今傳後者。亦莫公若也。既哀且幸。遂不揆固陋。輒撫述其履歷梗槩。為狀俾持。以上記室。伏惟鑒採。其筆削增潤。以盡發南苕之潛德焉。是在公矣。事在顛白。

起居常語不敢多及

令甥遠過恭諭道候萬福如茨較之書郵更益親切千里如面政同此懷奉讀尊翰中有過情之譽似非知己者覺昏驚惰之教也不敢當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今時寵賂上下同風交相為詬以晝為夜使賈誼生於此時直一慟死耳愚嘗說曰孔子絕糧陳蔡絃歌不輟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至於平居無事顧欲居夷浮海何也蓋時俗偷薄雖聖人亦自不堪是宜翁之不可意也寒族亡姪年前有一異說謂孔子無功于世此在敝州不為大異而貴處所無若以堂堂二千石言之亦不甚謬矣問之令甥可為抵掌一笑所委館事敢不用心前日率

環洲在此半月不諧而去近有一家似亦可者連日圖之幾成而敗事不如意奈之何哉扶憊占授統冀炤原

華緘珍簾致自陸君且文範卷帙繁多甫就殺青而即蒙見寄向得芝園全集今復得此珠玉滿前貧家頓覺暴富矣高情厚惠朽拙何以克當銘戢銘戢亟閱書目我明二百年來作者如雲蒐採殆徧至於去取之精當則以方臯索駿和氏辨玉彼蕭統姚鉉輩知讓一籌矣公雄才大製虎視藝林即琬琰所鐫亦既充箱疊架而其所罔羅百氏者又勤且富如此煌煌乎賢哲之令圖而不朽之盛業世豈復有與公埒者乎敬服莫可云喻恨老懶不能熟觀謹付兒曹藏之永以為感也備虜事山中不得其詳第傳聞

梗槩一二此隙果開患將叵測他日必且煩公一出東山
為料理之耳敝境連歲水災而今秋更甚田家生事蕩然
一空謨皇遽登樓遂感疴疾茲雖已愈然猶憤憤如夢寐
中也人還附狀申謝不盡所懷統惟尊照

夏間令甥汪君歸豫封小啓薄儀欲煩郵致左右乃汪君
以暑月陸行戴星遄發遂不及附之而東鄙懷徒自耿耿
茲其來也顧又辱華緘履襪之賜極荷公記存衰朽頂踵
蒙惠媿感其何可言中間期以遐齡俾毋自畫夫死生亦
大矣而儒者之論乃有出於年數修短之外者謨也少不
勤學老無所成茲且苟延視聽以與腐草爭旦夕即使能
為元爽抑亦元爽已耳必若我公道德勲名冠絕寓內乃

今齒躋杖國而操履彌邵藻撰益精殺青所編充箱積軫
斯則為引年之至術而不朽之令圖即廣成子千二百歲
固當讓筭於公矣况元爽乎匪佞匪佞承索鄙作謨素乏
此技雖有一二應酬文字都不足觀平時不敢出眎他人
矧敢塵覽於公以備採擇乎皇恐皇恐第心領不鄙盛情
永以為好耳風便謹此鳴謝并上原封書物用表積忱統
惟垂炤幸甚

不忘遠不棄老不遺故故皆盛德事也謨之與翁各天一
涯無朝夕嬉游之昵拙且老矣特以舊日之故遇便輒問
辭意懇惻惓惓然若欲置之几杖之側者高情盛德豈但
謨一人之私感已哉抑可以風世而勵俗也誠齋易傳老

弗能讀第平生所屢購而不可得者一旦得之真若拱璧
付之兒曹受以卒業更賜教無窮矣感謝感謝惟翁進楸
勲勞退富著述古稱三不朽翁寔以之而東山綠野烟霞
泉石之娛不與焉如謨者進退無據特以樗散苟延畢竟
與草俱腐與螢俱熄而已又何言哉明年尊壽七袞政當
從心不踰境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是所望也第不知華
誕何日無由捧觴稱壽奈何趙君回扶僮修復不盡不盡
前月望日拏舟訪友于茗雪之間回舟過南茗草堂觀所
寄雷之轟古作蓋深歎夫執事之篤於友誼者如此又深
羨南茗之得于執事者如此因與對談執事純行清才厚
誼自晝及夕次日返舍拜領翰教備示遠行事宜憂及兒

子延師之艱真兄弟骨肉至愛也則益歎執事友誼之篤
而移前所羨南茗者乃以自慶矣僕每恠高才者多忽人
而不知大德者能容物乃爾耶感激愧服不可言不可言
獨中所云相譖致忤之說又若非相知相愛所宜道者何
耶僕誠鄙猥引而置諸友朋之列誠弗類然平生屈指執
事之友如午坡南茗豫陽竹墟淡泉諸君子皆嘗友僕也
執事之友皆僕之友友僕者亦友執事然則獨謂僕非執
事之友耶既辱與執事友愛之末則意氣相與忘形到爾
女可也而乃曰相譖致忤而又曰未盡解過矣過矣古云
相別數十年相去數千里聞流言而不信乃為知己矧盍
簪嘲謔古人常有遂一一留諸胸臆間又何知己之足云

入京師拜令姪甬川公及諸交游中每述執事延譽不肖者獨至令人惶汗無地萬里南遷殊負執事然亦踈拙迂泥自取愆尤復何言哉進止遲速猶未敢決俟徂夏及秋當有下落耳執事又次不徙吾嘗得其故矣黃閣留賢青宮待傅適與海內士所祝望者相脗合賢者嚮用太平有期衰朽鄙夫可以偃息矣緘書遠寄不覺縷縷然江情海思此特涓涓耳惟執事亮之

胡宗明

日聞釋擔之報益重杞人之憂固不敢為知己恤且喜也惟是山林岑寂魚鴈踈濶雖舍弟處亦不欲隨俗瑣瑣通問蓋人情世事誠如來諭所謂扼腕順受者安能絕塵迹

世不在人間邪遠承寵教益徵不遺高誼當于古人中求之顧薄劣迂拙如不肖何修得此追惟奔走風塵三紀于茲而終始教愛如我公之優渥者指難再屈也感今懷昔縮地末由每閱故舊手札千里如面惜所存無幾乃捐課農餘粟類次入梓以遺孫子而所得於我公者獨多此可以識不忘矣適刺告完首用呈覽山海各天之懷與後人世講之好竊有賴焉仰惟我公年德彌崇中外倚重有壽有後可以理決伏惟厚自珍慈有懷如海臨風無任戀戀

王鳳靈

去歲承寄手書并嘉帙連日披復窅然自失而又蹶然以興也罪廢污辱之人乃有大賢君子為之慰藉重之教誨

其曷敢終自棄邪良負素志未了苦心槩翁想能道已靈
不肖百黜自甘獨恨三十年辛勤不能為明時効尺寸徒
取柄臣憎構間一念至未嘗不赭頰而汗背也揭中不能
善通同數語松老深以為憾其實此老遣人到寓靈拒不
納而又亟疏請歸故托憾於斯語耳山中絕無他念農圃
力營詩書之業盡廢亦隱淪之跡宜然也撫綏大績經濟
遠猷所以翊扶皇祚光被海寓者賴有我公為天下望靈
野人可以樂而忘世矣在遠不勝想戀之至

自過芋江辱尊教至今篋笥長注心神顧屏跡棲遐末由
即奉言面尺書踈斷竊謂山人禮分宜然亦以附於沅澧
詩人之義庶幾君子之能亮之也茲者先祖祭田為惡佃

占據其事煩猥不可以聞於下吏顧彼已先發不得已起
而應之愧辱不可言莆俗御佃多不勤有司力能制之也
獨鳳靈以貧弱之故欲且理於郡縣乃漫無可否是以訛
訟滋豐鄙愚之性何能媚事厥幸習空浩歎耳執事若垂
卑聽即片言可折且以見鄙人心迹不敢分毫自踰越若
下所司施倅文案已具幸速其成餘頗不見憚終無日得
了也然猶望解審臺下始畏其志此非先祖之祀鳳靈必
不與較然非公意氣之知又安敢瑣率而多談哉鳳靈豈
恐死罪

靈不佞所以悅心俯首於吾東沙者豈惟述作之盛節槩
之高即練習吏事洞識人情亦時輩所罕儷我全闕于今

賴之每論用世大豪傑如公真不可少公何得妄有故國之思邪靈也久辱泥塗不去更無聊賴幸茲城功告竣庶幾不受繫縛進退則自由耳東方大禮寄空銜者例不得與公乃以多錄雙花為惠豈非以情協而義起乎不敢不拜惠使回草草附謝併道吾私統惟尊照不悉

去歲承教貺草草奉謝固未悉所懷嗣後益共俗役闕然不復通一字徒自愧念靈贖劣不化處此近畿權貴臣多所側目惴惴焉惟懼顛頭皇輿出入輒奉屬塵供園隸之事震驚困曳瀕死者三四乃今得為廣西之轉知己者或不能平而靈之超然脫此則誠至幸矣所望故人蚤赴內召庶繆公之側有人焉或暫代半洲來制二廣使靈也奉命周旋共其朝夕則雖處荒遐猶近置也其為願幸又當何如劉約齋被論甚枉南歸言却洒然天下事總難言惟知己者能相諒可一寫衷曲耳約齋寄奉一緘併附上統惟情亮不宣

王廷陳

伏惟明公鵬圖學海鳳覽儒林談藝則沃柢以敷華議政則具儒以本吏樊恬而抑競故亢矯之士蒙褒畧迹而求心故流俗之毀不入蓋人倫之師表非才品之能盡也邇者借重湖湘甫歷時月稍稍頓飭政局維新故近習則胥史以及輿臺遠聽則州郡以逮邊徼多歷則父老能評則縉紳皆謂明公敏作能精寬大無漏暢適非誕精覈不苛

誠百司之偉程連帥之攸準也至於退食從容自公多暇
則觚翰必操圖書在案誰知岳伯乃屬文儒其或游矚故
墟感慨陳迹酌鸚鵡則傷神處士之遭醉黃鶴則引領仙
客之駕憫旱則企沾神女之雨苦熱則願當大王之風軌
羊公之政則殘碣旌思踪周郎之策則斷岸表烈近寓几
席遐盡封域凡觸情悰必歸篇什信知弛張乃文武之道
體用為姬孔之學江山誠詞賦之資矣今又加禮巖穴寓
目遺棄使者至門里人走視皆謂樵牧之鄉何有尊貴之
賜如此竊念僕樗如無用灰似不然蒲柳先秋桑榆易暮
泥塗曳尾霜霰被顛志以氣衰病緣慢積檢往作則頽汗
愧其不工擬近製則心塞竟爾難就老徵遂著壯圖已曠
豈意調偶合於希聲武幸憐於獨步固知大海不拒細流
非有色絲乃來束帛嗟乎蟠木厠萬乘之器駿骨辱千金
之求愧乏先容諒慳後至長夜難旦每悲甯氏之吟寒谷
雖春莫報鄒生之律尚待緒風減熱病骨稍蘇自秉穢形
敢求良範雖負嘲于尚白實望教于思玄時方伏枕口授
不盡

張岳

向歲都下奉接高論彼此各以事役匆匆未能款曲別後
常切懷仰春間辱枉教音伏讀感歎不已岳以四月終抵
南昌文書隨其來者畧為料理因得以窺見執事條教之
密考較之公其所以抑僥倖正士習又有出於條格之外

者僥倖既無所容肆又不能自弭惟有唱為浮議排而去之此蓋從來流俗常態吾輩遭此亦惟自信於心而已紛紛者不久自定也道中諸事及案簿內黜陟人數一一如舊若眩一時一人之是非輕變吾規矩以徇之方寸隱微自有打不過處又况不可盡徇徒自撓亂也想閒居所養當益深途遠無由領教因戴南江便謹此奉候起居伏冀
炤亮不宣

齊之鸞

金陵南北部相望親炙雖少密然瞻沐芳馨教淑見及亦深矣別來不覺寒暑五六易中間邸報傳閱殊有非舊遊所欲聞者古來忌嫉之興乃碩德高行赤幟諒從者必能安也清源衝劇鷓鴣一枝之地今以巢威鳳所謂尸祝代庖不亦左乎然諸士欲學細民欲治縉紳之貴鋤挺之賤皆欲相安於無事固未嘗不與鄒魯同風也大才展布宜必有異效矣僕以是月望日儀真起陸諸隨行官屬并刺舟榜人皆令東迎軒從幸早發以慰一方耆倪士女之望
不宣

陳逅

三山候侍歲月頗深教澤汪濊沾溉甚渥所愧鄙劣追躡不前至于今猶故吾耳別來節候屢更風塵遙隔每念紫微堂聚會興泉路追隨曠懷高論使人鄙吝消釋不能無縮地之思迺循例北行尾衆完事方圖馳復左右不意乃

有豫省之報承藉帡幪遂此叨濫逾分過望慚懼可言憶
在閩中寡諧多過尚祈高明隨事教正以永終愛切望切
望宏才邃學海內推重當道諸公者多雅意登用始則為
官推公既又欲為公擇地以此稍淹日月留福閩人比保
奏至知者喧然為公不平計不次之擢定不出此月矣容
賀容賀僕跋涉還吳徐圖北往因從事告回謹此附承動
定敦迫草草伏惟鈞諒不備

戴賢

暨播居炎域不接書問者二年于茲春初還過武昌聞公
節鉞已度荆門會晤莫由但增企仰抵舍每從令郎詢入
蜀消息竊計錦城士民當與海棠同迎旌旆矣暨昨至江

藩不數日即徙晉臬簡書有程將從許鄭間陸走澤潞觸
熱載馳賦分之薄如此要如茶者所獨知也比聞松茂番
夷為警由前此未悉公之德威既震既柔將彌伏之不暇
而豈尚煩坐籌乎戒行頗迫適丁南坡僉憲行敬此裁候
起居外小書一部侑絨他物渠以嚴臺不敢槩將伏乞炤
察幸甚不宣

春明忽漫之別遂及三秋每惟執事仗鉞樹旄惠覃南服
而暨猶覩顏跼趾困滯於逆旅中鵬鷄之相懸固如此哉
迂愚之分誠宜為盛時所棄然省愆自訟無竊鈇之疑而
有鑠金之罪當塗者不究本末而直欲追錄於數年之後
此何理也夫觀其所舉則事亦可知貧女之難於售嫁豈

其容之不飾歟今部中需次而後至者率以先矣居外郡而有力者又從而捷出矣臺省之英固不與焉積薪攫金之喻意昔人殆為今發也况素衣盡化桂玉常虞時從親戚間假貸度日藩羝輟鮒有不足以擬其窮者辱執事愛念之厚枉教存慰增感增感使還謹此布復惟炤亮

開河忽漫云別及今又一朱夏矣奔走道路未由致問歲初還謁尊君太翁因得承聞道履日遇淺齋憲長又以行遽不能附書罪過閩中風土與吾浙不甚異想宣布之餘攝養甚適今列省諸臺才明標望如執事者當復幾人休眷所承朝夕將徵入政府以幸天下固非炎海所能獨淹也賢罪廢之人顧得洗去垢濁承乏備使不數月更從例轉此皆執事獎借與甬川老先生不遂遐棄之德也但錢穀之寄平生未之諳習汨沒群吏間殊可慄愧東洲近擢士望尚未深愜松洲亦簡藩轄矣家兄淹泊下州奈何林謙谷憲伯行適賢方有役草草奉狀起居外小書粗帕將敬惟炤入幸甚

柴經

經素無狀辱教愛最深奉別光陰如射不沾咳唾忽幾寒暑懷企若何千里只尺想同此情也但醉夢塵踪久缺修問其為歎罪夫復何言恭聞資望彌隆大拜在即使經得侍負弩以畢教澤抑又何幸也經以綿力處此瘴鄉况鄙性迂踈雖勉強支吾終與物忤雖驚惕不敢少肆恐卒無

以塞責惴惴是懼風便希不靳德音何如何如輒恃舊愛
引望殊切越分僭言其如悚汗

王邦瑞

往歲關中奉翰緘高唱深慰夙昔未久僕即被罪歸耕年
餘自甘終棄復有海濱之命窮海不毛加以水溢遷人病
客日愧素餐且因老祖母老母桑榆在家更無可托惟留
山妻奉侍而自春妻亦卧病俯仰無依苦情特甚飄蓬無
成陟屺徒切竄謫之時又不敢輕易求去思欲更調遠方
假之過家以遂承顏之志而未可得羝羊觸藩信然信然
吾兄借重東方海岱增色文事武備允稱無資近會楊方
城始知憲節已臨不勝瞻戀謹專小吏奉候起居并將賀
忱恃愛越分惶悚伏冀公鑒幸甚幸甚

張治

承差至遠承尊翰無枉厚幣祇拜豈勝感荷西蜀地形古
稱天險保釐之任實聖明所簡也錦城千里便穆然流化
矣何幸何幸近日王檠谷公乃以地方事見累蓋巡撫者
非盡以軍務設也夫何與總兵戎者並罪此時事體亦大
舛矣可歎可歎初山西虜患大甚論者因及之今遂以為
例作俑之議可不慎哉然檠谷亦恢廓手也蜀士且不滿
之其俗可駭唯公老成鎮密凡所歷皆有遺愛則蜀當感
化於德教中矣昔張詠治蜀曰吾以齊魯待蜀人則蜀人
亦以齊魯自待其身千載之下流光相映稱前張後張矣

使去謹此布謝臨楮馳戀伏惟尊慈垂鑒

燕都聚首極荷愛教惓惓而其獎掖之私又有出於肝膈之外者德義師友情洽骨髓感激區區未足言也楚邦疲瘁幸藉煦育旬月之內湖湘南北便忻忻昭甦矣慶戴何言童內方庶子亦楚之彥也其死誠可哀况家事甚薄四女在室孤棺未舉友朋之私盖有不能忍言者如何如何聖慈軫念經幄儒臣錫之祭典亦優渥矣然而上體國恩下愛斯文則又賴有公之巨庇也內方此生未盡之報其或在斯乎風便謹此布申虔款臨楮草率無任悚仄

陳講

日者老母歸定之辰過蒙台慈遠勤甚使特頒禮奠備悉

情文哀死有章慰存有教重局生耀寒谷回春揣分奚堪拊膺增愧雖嘗對使裁謝倉卒莫盡披陳竊以蜀土多艱天行弗若雨暘乖候井畝為墟五稼未登四民告饑屬當待哺之日咸懷思亂之心橫起妖言煽搖群衆隨風附響十室九逃在一省莫甚於吾潼在一州莫甚於吾遂尚賴真賢在上作用非常身切惻痾心嬰焚灼周咨庶聽忘已盡人體究物情敷宣澌澤首蠲租賦以示寬綏繼割邊儲以均賑贍隨事救敝因時變通折衷損益之宜曲盡易簡之道政必先於體要法不弛於明威故能外戡強番內弭奸宄潢池寢揭竿之警窮閭還貼席之安顧惟鄙人尤多憑藉大荷悒悒之賜獲親畚鍤之工宰木風恬塋土日就

罪愆雖未可贖情事庶獲少伸飲水必德其源投桃必思
以報謹專使者伏謁台階聊代顙首之儀敬布由衷之感
有懷臨楮不覺多言仰企鑒存不任惶恐

比者平戎上捷僕以空言申賀左右乃辱報章且得再讀
佳集是秦漢以上風骨大雅之遺音也足廸顙蒙何幸何
幸但諭及云云可為驚惶未見邸報不知言之者何人摘
公者何事以公物品文章天下不知所以愛助者是無人
心者也顧加以不情之毀哉况公之撫蜀也師旅饑饉輳
於一時內盜風起禍不知終苟非豪傑之才鮮不顛頽失
措者公談笑而麾多多益辦卒之奠定一方功昭溥海蜀
人蒙再造之德有同罔極不欲使讒邪之口加於忠聖如

東人之留袞衣者人人是心也而乃今有異哉尚賴行勘
則聖心簡在抑又可知我公平生體國素心可容以浮議
自沮歸畊海上胡為哉况西土大故之後摩拊安全尚煩
至慮也勒狀草率披陳容嗣上不宣

李默

踰滇以東頗乏郵使至新興曾附致數語計達視司久矣
所過官舍每覽佳句輒徘徊不忍去恨困頓之餘不能悉
和耳茲辰已達鎮遠屬董承差持邸報至知執事進長東
藩無任慰喜僕薄劣於世無足輕重誠得英賢早登樞要
以福蒼生即退伏草莽有餘幸矣行迫草率布候旌節過
洪州當在來春謹市葵尊以俟伏惟鑒亮不宣所作漆器

三事敬煩從者幸留念

余承勛

昨者鄙樸愧不成語諒遭郅削或得少掩無鹽之醜矣日
來莊誦芝園集如探璫林大盈色色皆奇珍重器天下所
共寶者是將被之朱絃登清廟而薦之乎鼎鼐非昭代之
希音大雅已乎良為斯文慶幸僕初歸時屏跡漁樵間山
水清音發之歌詠累之僅成寸帙名之曰樵語為好事者
刻出寔增汗顏乃十年前事也近始衰多病情興非復昔
時筆格且塵穢矣不揣乃以舊編請教真乃携樵響以窺
三秀之園意象臭味何弗類特甚如此惟不鄙終教是又
幸也舍姪莊赴秋試敬附此占訊台慈不任翹企之至

王積

吳山執別匆遽無次不盡懇款殊抱歉愧役人還顧辱翰
教諄悉寵貺有加益用慚忸仰惟旌節撫臨全蜀已閱三
時矣德教既孚威名自振草木蟲魚皆被生色矧彼士民
軍夷有不懷戴欽服者哉敬羨敬羨邇來各處撫臺責任
固重威權稍移事機之來倘費刀斧剗割者運斤游刃或
不能盡如吾意此在高明必能劑量調停潛移默化亮與
尋常設施相去自萬矣走愚無似何能仰贊一詞貴郡近
遭漳寇侵擾地方諸司頗鑒往事之失不敢輕議勦逐但
窟穴漸深殃患未已將來恐無紀極公有鄉國之念亦嘗
籌計及此乎倘有良法不靳遠示為愛也不才遷逐以來

天淵言草卷一
三十三
回首三秋屏息斂手如處園墻雖欲昂眉濶步有所未能
况敢妄意地方大事乎茲以防寇暫寓明中承委印完通
鑑專人賚送使府因附此狀託介使俟便轉致未審何時
得達也此書款刻頗可但紙籍欠佳俟圖得佳本當再上
也原發紙直隨書附上矣瞻朔光塵遼隔萬里臨風不勝
悵惘伏惟台亮不備

壬辰之冬奔先安人之喪道出洪都備承慰諭兼貺多儀
哀感無旣昨歲令弟東游又勤教翰之辱良荷記存切惟
徃歲悠悠之談曾不足以虧損盛德而吾兄處之更自從
容詳雅弗與較量然天下公論所趨是非曲直固已皎然
有定仰知大雅之度其所以容此輩者誠審矣敬服敬服

茲承令聞益昭殊擢繼至彼叟叟者獨不愧心赧面耶然
君子更世低昂深淺惟其所值至其所恃以泰然無累者
惟有本然之度一定不移耳海內知己良不易得間或稍
有出入即是異流惟吾兄審之慎之益堅素履以廣令猷
則斯文幸甚卑鄙幸甚不肖免喪之後值老父舊疴日沉
切抱憂惶俟調治稍康即上乞休侍養之疏與世務無涉
矣惟懷想知舊翹首仁風良不能不依依屬鄉友陳候官
回任之便草草布問起居千萬照管不備

積與吾兄居數年而別別後奄復逾年景慕之私無日不
在左右行時辱教言開諭深至張簡齋來又拜手劄知吾
兄於下走固拳拳留念若是也弘毅之云深中鄙薄膏肓

蓋走之病根器量苦狹故不能弘氣力苦弱故不能
毅非弘非毅有不覆餗仆車者鮮矣故此二言雖古今為
學要領其在下走則尤是對病之藥也茲承提誨敢不欽
佩若吾兄峭拔卓立萬夫莫摧推而行之信可一日千里
然冲襟雅度似宜更加恢擴以充任道之基他日東南絕
學有不超然啓後者走未之信也入儀部不審何時再考
之期計在今秋大拜將不遠矣萍水之踪不知更何地張
簡齋行便草率布此申候起居臨楮不勝悵然惟照察不
備

丙申丁酉之間再奉教音僕亦嘗再修復迄今杳杳數年
音塵甚濶極用企仰每在邸報中得見左右遷轉資秩又
於士友間問知起居施設之詳聊復一慰然欲連牀握手
傾倒平生以慰十餘年契濶之懷何其難得也舊歲見侯
廷言遷補尊闕乃不聞吾兄轉移何地悵恍疑慮者久之
及會胡瓶山始知以外艱歸矣僕之不肖以吾兄知愛之
故每辱尊君老先生掖負呬詔煦喁喁真若骨肉子弟
然乃今已矣痛甚愴甚僕自戊戌除服之後為門戶衣食
所驅勉強再出需次於部者幾一年始補關陝未幾又調
貴陽四五年間奔走往來計程不啻數萬中間旅程宦業
落落可想矣故於左右東西違濶竟無由覓便修候茲聞
端居讀禮又且踰年矣而區區吊慰之私闕焉未達歉負
之罪又将何辭以解也切念尊翁之與老父生雖後先數

年而其沒也後先亦畧相等尊翁之業有吾兄承之文以飾政政以經國為海內所共推服顯揚之孝可謂至矣又聞令器茂才秀發異常學業深詣蓋從尊翁親拊摩造就以授執事則其逝也固將瞑目而嬉於化外矣其視不肖之辱先厄後相去不啻萬萬也吾兄其亦可以節哀順變以慰慈幃以襄大事慎勿過自毀傷以戚化者之靈且使尊體有所疾苦也貴陽入賀萬壽次當及僕道出臨安瞻望弗及無由縮地謹修短狀併緘粗幣託省中便羽轉致左右少伸慰賻之忱臨風惘惘伏惟照答

江汝璧

徂歲京邸草草奉晤未遑一展殷勤遂有春闈之役比揭

曉以出則公已發金明久矣闊踈恒以為憾既而獲戾南歸伏莽待盡則與天上故人槩不敢通問亦不自知其不可也茲乃辱公記存遠慰教翰尤仞不遐遺之盛情顧璧匪材竟成溝斷乃分所宜第念數奇緣薄無繇再奉清塵以聳觀明公德業之大成則猶不能不耿耿耳使旋謹此布謝并具拙稿三冊請教區區罪狀亦槩見其中矣璧臨楮無任瞻馳

陸銓

舍弟回領教甚慰厚儀何為者榮擢時僕偶以冗奪失賀奚敢當此祇領殊愧耳抵家後每詢問起居人言藉藉顧謂執事傷於發厲近聞諸舍弟乃知江右學政久廢士習

驕惰整飭憲度正今日不可緩者雖人言何卹君子擔當
大事不為浮言微議所惑執事豈徇人者深服深服僕之
迂濶不才執事所素知形跡疑似每慮不為知己者所諒
閩臬贅員聊以逍遙才與志咸適矣便中布此餘惟照察
不宣

每念去歲危疾即思骨肉厚情春間道經徐州意欲具東
留謝病中筆札竟爾蹉跎至今為歉近承手教又示以格
言愛至情篤具見肝膈南陽地僻再自裁省可以怡神但
閉門靜坐愈覺叨竊為之奈何八閩稱樂土僕向未以為
然趨汴入宛風塵載道武夷鼓山入夢寐矣閩中二司如
東洲之剛方瓶山之明毅午坡之英達皆一時重望執事

才高政暇相與論心憂國豈特簿書形迹之足以驚人而
已哉臨楮無任瞻仰惟萬萬保畜以迓休寵不宣

陸鈇

日承遠寄呂氏刻贛州諸書感惠殊深呂序刪正更見道
愛真切客歲聞文從東歸竊為憤恨不平夫以東沙之才
望稍出常資人已忌之嫉之况處惡俗如昔見贈云云者
其誰與容者哉公議甚明巨才當不久滯也鈇踈拙無長
幸東人質直懷義有古風藉茲得以寡過耳自冬抵春悔
咎相仍女死妻病心緒如麻職業多廢不知故人何以教
我也東洲回便草草附問惟照亮不備

楊言

時格新奇淹我老友直為世道慨也展下計當拜新命矣
此卜之往來士口匪諛匪諛不才幼失學識伎倆碌碌幸
入仕後嘗時私竊高賢以自淑不意邯鄲錯步得寸失尺
語謂四十見惡其終也已况言又逾六年耶自嘆自歎勉
強楚行匪特為五斗以娛雙白老親寔欲效卧薪志期顏
面於故舊耳敢問數椽十畝樂道如何但娛說高堂當自
勉耳良工獨苦不覺及此千萬留念餘不悉

